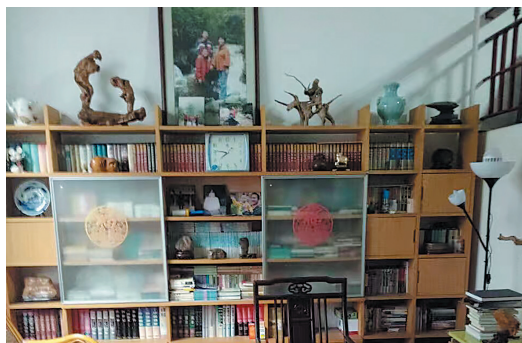




读书是一种自我教育

听过朱维安文化讲座的人都认为他是地道的“读书人”。他酷爱读书,对中国传统文化,儒家、道家思想颇有研究,并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,曾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达五十多万字,出版小说集《青春年少时》,散文集《荷塘夜雨》《陈亮后传》。

朱维安说,在上个世纪70年代,他接触最多的书是《毛泽东诗词》《毛主席语录》和鲁迅的书。尽管在那个年代,读书有限,但书本依旧带领他打开了眼界。

那时候到新华书店买书经常要排队,有些好书不容易买到。他就和图书营业员混得很熟,这样一些内部发行的书,就能一睹为快了。

经常读书的习惯,朱维安坚持了数十年。他既喜欢与好友高谈阔论,又喜欢幽室独处细细品味一本好书。直到现在,他每天都要花时间读读书,但是比较随性,有些一口气读完,有些是看到哪算哪。用他的话说,读书已经和吃饭睡觉一样自然了。

“如果没有书的话,世界可能就是仅仅局限于我们本身的经历,有了书之后我们可以经历很多高于生活的事情。读书的乐趣就在于使得一个人的世界变大、变多。”

在他看来,读书不但开拓了视野,帮助自己形成了“三观”,塑造了人格。他始终认为,只有书中的思想才能够引导人走向未来。

法国作家加缪有句名言:“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,而是活得最多。”朱维安说这句话对他很有启迪,他也正在努力在有限的生命里面,知道尽量多的东西。

“读书有什么方法吗?”

“没什么好方法,就是要花时间。”

朱维安说,大部分的书会选择泛读,但是有一些书,会精读,他认为读书是有阶段性,少年时、青年时、中年时、老年时对读书的理解力领悟力是不一样的,所以要活到老学到老。他觉得还有一些是需要背的,或者通过朗读让自己不断加深感悟。比如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等经典著作,要通过阅读才能理解整个文化脉络。当你理解了经典著作的脉络才能去打通整个文化脉络,才有贯穿一体的领悟力。



“

读书就相当于与一个跟你不在同一时空的人交流的过程。“合则来,不合则去。”就如《庄子》里的一句话:“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,是旦暮遇之也。”一万年以后,遇见一个理解你的人,就跟当天遇见一样,这也是读书‘用’的所在。



读书是一种习惯



经典著作的思想内涵和知识含量,是非经典书籍所不能拟的,经典的价值,就在于它可以和一代又一代读者对话,可以引起一代又一代读者思考。所以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阅读。

”

不大的办公室,放着几张简易的桌子,就着一壶茶,李世扬和几位“书友”侃侃而谈,所谈皆是一些读作趣事。这样的下午,对李世扬来说,早已习以为常。

李世扬对书的热爱是从无书可读开始的。

上世纪50年代,是红色文化为主的年代,以至于让李世扬有一种书荒的感觉。不随大流的他并不满足于限定的文化,就到处找书看。“那时候的书不像现在可以随意阅读题材”。李世扬说,他记忆中接触最早的阅读类书籍是刘流的《烈火金钢》和欧阳山的《苦斗》,也还记得高中时候,冒着被检讨的风险借阅了同学父亲的《金陵春梦》。没曾想书还没看完,就被没收了,但即便如此,也是值得的。

到了60年代末期,他家隔壁有了一个图书馆,这对于他来说,简直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。他形容那时候的自己,更像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期,几乎每天都泡在书堆里。

“那时候印刷文学著作很少,我便在杭州排队买书,排队的人简直是空前绝后。”90年代,李世扬外出参观,去了西安一家24小时营业的书店,还偶遇了贾平凹,两人相谈甚欢,他一口气买了50本有着贾平凹签名的《废都》,获赠了贾平凹亲手写就的一幅字“读书是福”。

对于这简单的四个字,李世扬有自己的见解。“不同年龄阶段,不同文化背景,不同的经历看的书也会不同。这是因为作品描述着与阅读者相同的经历,才会引起共鸣,读书是改变一个人,也是阅读者接触不同文化的钥匙。”

李世扬坦言,现在的人基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阅读,但这并不能成为不读书的借口:“总会有一些边边角角的时间,比如出差的飞机上,晚上睡觉前,挤出来碎片化地阅读。”

靠着这些挤出来的时间,李世扬保持着每月一定的读书量。当然这也得益于他的读书技巧,经典类书籍细读,信息类的读物就快读,有些四五百页的书他也能在两三个小时读完,每天还可以固定花半小时看新闻。

文/吕晓婷

